

亲爱的提奥 DEAR THEO

梵高对生活、艺术及未来的言说

THE AUTOBIOGRAPHY OF VINCENT VAN GOGH



如果生活中没有某些无限的、某些深刻的、某些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留恋生活。

——梵高

文森特·梵高 / 著 平野 / 译

新经典丛书

亲爱的提奥 DEAR THEO

梵高对生活、艺术及未来的言说

THE AUTOBIOGRAPHY OF VINCENT VAN GOGH

文森特·梵高 / 著 平野 / 译

K835.63

3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亲爱的提奥：梵高对生活、艺术及未来的言说/ (荷)
梵高著；平野译.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1.6

(新经典丛书)

ISBN 7-5442-1920-8

I. 亲… II. ①梵…②平… III. 梵高, V. (1853 ~
1890) —书信集 IV. K835.635.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6644 号

QIN AI DE TI AO

亲爱的提奥

作 者	文森特·梵高
译 者	平 野
责任编辑	陈明俊 季晟康
封面设计	田 晗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毫米 1/16
印 张	38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1920-8/K·89
定 价	39.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Van Gogh

梵高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画家，而且也是一个出色的作家与哲学家，他具有极其丰富的理解事物与表达思想的才能，这两种才能往往不是一个人所能同时得兼的。

——欧文·斯通



梵高胞弟提奥

责任编辑 / 陈明俊

季晟康

版式设计 / 李景丽

封面设计 / 田 晗

E-mail: chmj@public.east.cn.net

平野 1924年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离休前为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



目 录

第一部分

1

(1873年6月--1881年12月)

第二部分

99

(1881年12月--1883年9月)

第三部分

303

(1883年9月--1886年3月)

第四部分

417

(1886年3月--1890年7月)

译者后记

603

第一部分

(1873年6月—1881年12月)

亲爱的提奥：

1873年6月于伦敦^①

我的好兄弟，要是你能到这里来看一看我的新住所，我会很高兴的。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盼望已久的房间，它不再有倾斜的天花板，也没有带绿色边的蓝纸。我与一个十分有趣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办了一所给小男孩念书的小学校。

我非常满意；我常常出去走走，我的住所附近一带很安静，空气新鲜，使人心情愉快；我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实在是我的好运气。

我在这里不像在海牙那样忙碌，我平时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星期六下午四点就停止工作。有一个星期六，我与两个英国人在泰晤士河上划船。河上的风景十分美丽。

虽然这所房子不像海牙的那所房子那样有趣，我住在这里或

^①温桑·凡高(1853—1890)，只活了三十七岁。他在二十七岁那年才开始从事绘画。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二十岁。他在伦敦画商高比尔公司工作，提奥在该公司的布鲁塞尔(荷兰)分店工作。

许会很好的；特别在以后，当卖画变得更加重要的时候，对我或许会有一些用处。近来我积累了许多油画与素描，我卖掉不少，但是这仍然还不够；必须要有更大的耐心与坚强的意志。我相信在英国还是大有可为的。当然，第一件必需的事，就是要有好画，可这是十分困难的。

我生活得很舒适。研究伦敦，研究英国人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对我来说是其乐无穷的；然后我才有精力搞艺术与诗。要是说这样还不满足的话，那么怎样才算满足呢？

英国艺术对我来说不是十分有吸引力的；人们必须对它习惯起来。但是这里有杰出的画家，米莱斯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画过一幅《加尔维尼教徒》，他的作品很美；然后是布顿。在老画家中间有康斯太勒，他是一个风景画家，大约三十年前他还在世，他是很出色的，他的作品使我想起狄亚兹与杜比尼；还有雷诺兹与康斯波罗（他专门画十分漂亮的妇女肖像）；然后还有透纳。

我知道你对艺术十分热爱；这是一件好事，好兄弟。我为你喜欢米莱、雅克、席叶尔、弗朗士·哈尔斯而感到高兴，因为正像毛威^①所说的，“这些都是最优秀的画家”。米莱的画《晚钟》是一件好作品，是美，是诗。你要尽力地赞美它；大多数人都对它不够重视。

我读过一本凡·弗洛登写的谈艺术的书，我完全不赞成他的意见，这是一本十分深奥的书。勃吉尔是更加平易近人的，他不论说什么都是正确的。

上个星期天，我与奥巴赫先生一起到乡下去，我的主要目的地是黄杨山。这是一座高山，离伦敦有五个小时的路程。山的一边是白垩质的，山上长满黄杨，山的另一边是长得很高的榭树林。你随处可以看到长着树木与灌木的漂亮的公园。但是我仍然没有忘掉荷兰，尤其是海牙与勃拉邦。我们在海牙度过了多么愉快的日子

^①安东·毛威(1838—1888)，凡高堂兄，曾指导凡高作画。他是荷兰海牙画派的代表人物，喜欢画农民生活的风俗画与风景画。

啊！我时常想起那一次我们在雷斯维克路上的散步，下过雨之后，我们一起在磨房里喝牛奶。我想送给你一幅魏森勃鲁赫^①描绘那座磨坊的画；他的别号叫愉快的魏斯。雷斯维克那条路给我留下的，可能是我所有的回忆中最美的印象。

我知道你很喜欢赛撒·德·科克，这使我很高兴，他是能够从内心里来理解我们亲爱的勃拉邦的为数不多的画家中的一个。去年我在巴黎碰见过他。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取得对绘画的丰富知识。你要尽可能地经常去参观博物馆；这也是熟悉古代画家的一个好办法。如果你有机会的话，读读有关艺术的书，特别是《艺术杂志》。

你要尽量多地出去走走，要保持你对大自然的爱，因为这是愈来愈深刻地理解艺术的正确道路。画家们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并且教导我们去欣赏大自然。谁要是真心热爱大自然的话，谁就能够随处发现美。

我正忙于园艺，已经在小花园里播下了满园的罂粟、麝香碗豆与木犀草。我必须等着看它们的成果。我近来重新拿起笔来画素描，但是不久又停止了。或许将来有一天我又会再开始画的。最近我读了许多书。我知道你已经读过米歇列^②的书，你对他的书有很好的体会，我很高兴。这本书教导我们，爱的里面包含着比一般人所设想的更多的东西。

“爱神”对我说来，像一本福音书一样，是一次革命。“女人是不会老的”。这并不是说没有老女人，而是说在她爱着别人的时候与被人爱的时候，女人是不老的。女人是与男人完全不同的生物，是我们一直到现在还不理解的生物，至少可以说，只有皮面上的理解——是的，我相信是这样。男人与妻子能够合在一起，这就是说，他

^①鲁道夫·魏森勃鲁赫(1700—1760)，荷兰画家。

^②朱理·米歇列(1796—1874)，法国小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把人民大众看成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但没有考虑阶级关系。

们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两个一半——是的,我也相信如此。

你必须把我给你的钱拿去买阿尔封斯·卡尔的《绕着我的花园旅行》。一定要去买。秋天来得很快,它使大自然变得更加严峻与更加宁静。

我们的画店现在已经布置好了,非常美;我有一批出色的画:朱理·杜普列、米歇尔·杜比尼、马里斯、伊兹拉亚斯^①。我们将在4月里举办一次展览会。你知道阿莱·谢菲尔画的《喷泉旁的马尔格雷特》吗?这是一个比那个姑娘更加纯洁的人,“更可爱”!

不要介意你的生活太懒散;我的生活更懒散。我以为生命实在太长了,而死期也来得不慢,到时候上帝就要“把你裹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在一本小书里夹着一首我送给你的诗,我抄一首海涅的《米雷斯的尔》。我在不久前看到一幅泰斯·马里斯的画,这幅画使我想起了一个古老的荷兰小城镇,那里有一排一排的红棕色的房子,这些房子有成踏级状的山形墙与很高的门口的阶石,灰色的屋顶与白色或者黄色的门、窗框与檐板;运河上有船,有一架白色的大吊桥,一只只有一个人在舵旁的驳船从桥下面通过。到处是人:一个推着独轮车的搬运工人,一个靠在桥的栏杆上看河水的男人,一个戴白头巾穿黑衣服的女人。

我送给你一些素描。这些素描都是在上个星期天画的,我的女房东的小女孩在那天早上死了。这是斯特列塞姆公地,一片长着槲树与金雀花的大草地。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些速写画在爱德蒙·罗歇的《诗集》的扉页上。这些诗中有几首很好,肃穆而哀怨。我把它抄给你。

啊,我的好兄弟,“我们说些什么好呢?”西爱姆叔叔与戴尔斯蒂格先生曾经到过这里,上星期六又走了。我以为他们到水晶宫去

^①前三位是法国风景画家;马里斯是荷兰风景画家;伊兹拉亚斯是荷兰画家,初画历史、圣经题材,后来致力于劳动人民生活的刻画。

的次数太多,而别的地方他们是从不去的。我想最好还是叫他们到我所住的地方来玩。我希望我不是像许多人现在对我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将会看到,隔些时候这种误解必定会过去的。

1876年4月于雷姆斯盖特

在耶稣受难日离家的情形,我永远不会忘记。早上我到霍弗的教堂里去,接受圣餐式,神甫对我说:“动身吧,让我们离开这儿。”我们在下午动身,我在车窗里看到神甫与小教友站在路上看车子过去。我看到荷兰的最后一件东西,是一个小小的、灰色的教堂的尖塔。

第二天早晨在从哈维契到伦敦的火车上,在黎明中看黑色的田野与有成群的绵羊与小羊羔的牧场,到处是长刺的小灌木丛,到处是长着黑色细枝与树身上覆满灰色苔藓的大榭树,真是美极了。朦胧发亮的蔚蓝色天空上,还留着少许星星,地平线上有一排灰色的云。在太阳出山之时,我甚至听到了云雀的啼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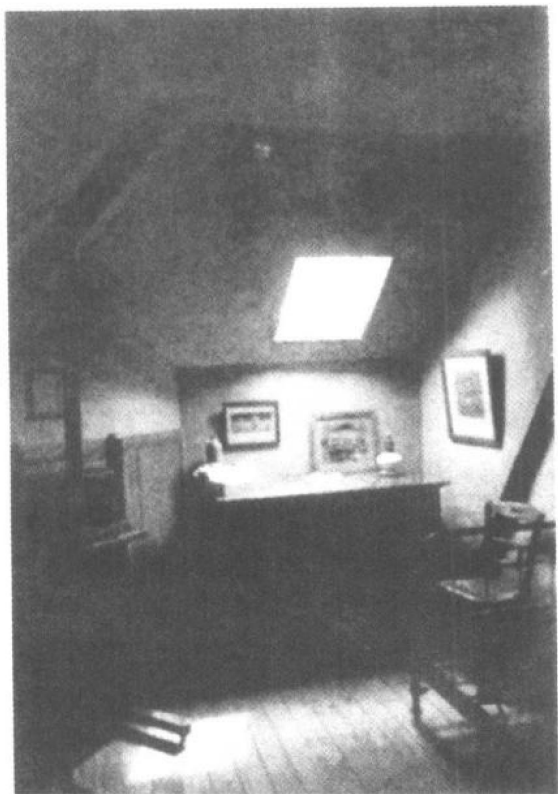
火车到达伦敦,要在两小时以后才开往雷姆斯盖特。在车上大约还要坐四个半小时。这是一条美丽的路;山脚下面盖着少量的草,山顶上是橡树林。这种风景使我回想起海岸上的沙丘。我们路过坎德柏雷,这是一个有很多中世纪建筑物的城市,有一座周围种植着榆树的大教堂,特别美。我经常看到画这个教堂的画。

你可以想象,在我到达雷姆斯盖特之前,我长时间地通过窗口欣赏雷姆斯盖特。

我在一点钟到达斯托克斯先生家里。他的房子位于一个街区广场上(这是这里的普遍现象),广场四周所有的房子都是一个样子。广场的中间是一大片草地,草地周围圈着铁栏杆与紫丁香小树丛,小孩子们在那里玩耍。我寄宿的房子就在这样的广场上。

这里有二十四个从十岁到十四岁的小孩,所以这个学校的规

梵高在欧维的画室



模是不大的。从餐室的窗口可以看到海。午饭之后，我们出外散步。海岸上的房子，都是用黄石头盖成的简单普通的哥特式建筑，都带有满植着柏树与其它深色常绿树的花园。这里有一个停泊着很多船只的海港，船只被围在石堤的中间，人可以在堤上行走。

昨天是阴天，每一样东西都是灰色的。傍晚我与小孩们一起上教堂。小孩们八点钟睡觉，早上六点钟起床。这是一间地板破烂的房间，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房间里摆着六个洗脸盆，孩子们就在这些洗脸盆里洗脸；一道朦胧的光线从窗口流泻进来，把它的碎片投在脸盆架上，这实在是一幅凄凉的景象。这里有另一个十七岁的助教。他带四个小孩子，与我住在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我在那里有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墙上打算挂上几幅版画。

我们时常到海边的沙滩上去。今天早上，我帮助孩子们搭一座沙垒，正像我们在宗德尔花园里所干的那样。我教他们学习初步的法文；一具孩子已经开始学德文；然后学别的——例如，算术。我聆

听他们背诵功课,并且口授让他们默写。所以现在并不感到困难。当然,在课余的时候,我还要照顾他们;在周末的晚上,我要帮助六个小孩子洗澡。我也试着教他们阅读。我有一些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书,例如《广阔无垠的世界》。

我在这里所过的日子,实在是十分愉快的,但是这仍然是一种我不能完全信任的愉快与安宁。一个人是不容易满足的:这时候他得到东西太容易,那时候他又会感到不很称心。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祝贺这个日子,愿我们的兄弟之谊与日俱增!我很高兴,我们有许多事是一致的,不仅对童年时代的回忆是一致的,而且你一直到现在为止,都在我工作过的同一房子里工作;你知道许多我也知道的人与地方,并且也热爱大自然与艺术。

我把最近看到的一次大风暴告诉你好吗?海是黄色的,尤其在海岸附近,颜色更加黄;水平线那儿有一道亮光,上面是无边无际的深灰色云层,雨从那里斜着倾注下来。在远方的城镇,使我想起在阿尔勃列希特·丢勒的铜版画上经常出现的一个城镇;这是一个有许多角楼、磨坊、石板屋顶与哥特式房子的城镇。

就在那个晚上,我从我的房间的窗口看房子的屋顶,看榆树的树梢,它们在夜晚的天空上显出一排黑影。在这些屋顶的上方,只有一颗孤独的星星,但是是一颗美丽的、大的、没有敌意的星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忘掉这番景象。

我把从学校的窗口所见到的景色,画了一幅素描;当孩子们的父母来看他们时,孩子们就在这个窗口向他们的父母告别。这是相当难受的事。除了一天三餐之外,他们没有什么可盼望的,没有什么能够帮助他们度过他们的日子。

斯托克斯先生说,他绝对不能给我任何一点薪金,因为他只能满足教员的食宿;这是实在的。但是对我说来,继续这样干下去行吗?恐怕不行。这件事要马上作出决定。

终有一日,我将要怀着一种惆怅的心情,回想起由于别的职业

而得到的“埃及的极尽豪华的飨宴”。这就是巨额薪水与世人的推崇……我预见到这件事。

但是，好兄弟，无论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这几个月来，我被死死地囚禁在从校长到牧师的圈子里；从这个职业所得到的愉快，正好像是给针刺了一样的感觉。我十分怀疑，我能否在这些职业中的任何一种上取得巨大成就；在高比尔先生的公司里工作的六个年头，是否给我造成很大的障碍（我在这六年里本来应该使自己为现在这个职位做好准备）。

住在城市里的人，渴望着宗教。许多在工厂与商店里工作的工人，都有过一段敬神的童年时期。但是城市生活往往抹去了“早晨的最初的露水”。人们仍然想望“最最古老的故事”；不论是否是出于诚心，他们是有这个要求的。我非常喜欢听“告诉我那个最最古老的故事”。我在巴黎的时候，一天晚上在一家小教堂里（我经常上这个教堂）第一次听到这句话。

乔治·埃略特^①在她的一本小说里，描写了工厂工人的生活，他们组成了一个共同生活的小团体，在兰吞雅德的一个小教堂里一起做礼拜。看到这几千人集合在一起倾听那些传教士传教，实在使人感动。

我相信做一个伦敦的传教士，一定是一种奇怪的职业。他可以到工人与穷人那里进行访问，向他们讲解圣经，要是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的话，在他与他们谈话之中，就可以发现那些谋求工作的外国人，或者别的有困难的人，并且设法去帮助他们。我曾经两三次去打听，我能不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因为我会说外国话，特别在巴黎与伦敦，我与下层群众以及外国人混得很熟；我自己是一个外国人，我或许适于干这一行，并且可能愈干愈好。无论如何，一个人至少要到二十四岁才行，所以无论如何，我必须再等一年。

^①乔治·埃略特（1819—1880），英国女作家，继承狄更斯与萨克雷的传统，著有《亚当·贝德》、《织工马南》等书。

上星期我从雷姆斯盖特到伦敦。这是一次长途的步行，我感到很热，并且始终是那样热，一直到晚上，在我到达桑特勃雷之后才凉快。在那天夜里，我仍然走了一段路，当我到达靠近一个小池塘的、有几棵大山毛榉与榆树的地方，便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清早三点半钟，鸟儿一见到东方发亮，马上就开始啼鸣，我又动身了。在那时候走路是很舒服的。

我在下午到达查塞姆，人们在这里看远处。在部分被洪水淹没的草地中间，处长着榆树，泰晤士河上满是船只；我相信这里一定经常是阴天。在查塞姆，一辆二轮轻便马车载我走了几里路；但是后来车夫住下客栈，所以我只好继续走我的路。在黄昏的时候，到达我所熟悉的伦敦郊区，沿着漫长的道路步行进城。

我在伦敦呆了两天，到处串门，去访问各种人，其中有一个是牧师，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在欧维的梵高与提奥两兄弟的墓，前方是梵高写给提奥的最后一封信。

梵高纪念铜像